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五一・集部・別集類

賓萌集六卷外集四卷 春在堂櫟文二卷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五編八卷六編十卷

六編補遺六卷 春在堂詩編二十三卷（春在堂櫟文六編卷三至春在堂詩編卷二十三）

〔清〕俞樾撰

春在堂襟文六編三

德清俞樾

少蘭翁君傳

君諱傳煦姓翁氏湖南善化人福建鹽法道署按察使蘭畦公之長子也其世系詳余所撰蘭畦公家傳君兄弟二人分父之字以爲字故君字少蘭而其弟傳照則字少畦後君在閩寓關一齋少蘭名之曰魯君大喜曰甚善甚善遂自號魯齋云君之生也蘭畦公方爲福建莆城縣丞生八日而粵賊石達開自鉛山來犯公率兵拒之於二渡關母高夫人在署中或傳兵敗矣乃以君

襟文六編三

付乳媼命速從其夫去而自握印挈二女坐井闌曰賊至則同死井中矣已而公戰大捷賊退乃始營求得君於四十里外襁褓中經歷大險竟無恙稍長課之讀讀不能多然能闇記終身不忘六歲懸腕書大字十一歲作小楷書十二歲作草書皆深得古法蘭畦公甚奇君嘗問汝知我作官樂乎曰百姓樂便樂矣公笑而頷之十五歲代父作書札曲盡事理光緒六年母高夫人病危君每日步禱於烏石山之神神廟在山巔風雨寒暑無間午夜則露跪中庭望北斗叩頭求延母命如是者一年母病竟愈人以爲孝感其明年兄弟同回楚應試

襟文六編三

二

聞鄉里閒貧戶多溺女者君惻然與少畦謀以是年所入田租益以行囊所齎得錢如干凡生女貧不能舉者資助之居一年活女嬰六十有餘卡頌臣中丞聞而嘉焉書爲善最樂四字贈之非君意也中丞因是創設救嬰局於長沙城中君亦蠲金以成其事計其金值穀千石中丞將聞於 朝請以樂善好施四字旌其間君辭甚力中丞曰吾且成其高遂已其後中丞督閩浙君適仕閩未嘗以一牘相干也八年蘭畦公卒於位九年春高夫人又病乃使少畦奉父喪航海歸而君奉母陸行至浙之衢州母旋卒少畦又奔赴與俱歸治葬如禮既免喪與少畦家居家中藏書甚富夏必曝之於庭立烈日中不知熱雪夜屋漏數起守護不知寒人問何自苦乃爾曰吾父以授弟讀者也少畦請編緝家乘君則大喜曰吾弟此舉可謂有志矣居久之少畦以貧故勸君仕不聽勸之益切君初以蘭畦公助晉振移獎得場大使乃遵海防例以遇缺先注選籍光緒十六年選授福建潯美場大使場官故與胥吏朋比若左右手吏亦不知官尊視若雁行然君初任事有吏魁用敵體禮來見閭者白某人拜會君怒曰吏也敢爾邪命翼日堂見羣吏皆聳而君治事寬嚴相濟定各哨功過賞罰章程無

不悅服商船渡海例給驗符雖至丙夜必起爲鈴印不使留待明晨曰無誤其順風也鹽船持照配鹽或船至照未至許其自陳如數配運曰無使徒糜旅費也鄉間載薪來售者出口必令繳半課君曰無鹽何課也如不裝鹽免其繳課民皆感之初永春之民以新章計口銷鹽課增民病有陳拱者以此倡亂煽惑甚眾負販之夫庸聚於一村落中曰林井抗不納課君單騎馳往以禮延見其父老出條教二嘉其守法者而戒其違者人心帖然又訪知蕭下鄉販私者以某某爲魁名捕得之械而巡於市一時改業者甚眾君在官不受分外一錢除

稗文六編三

三

夕檢囊中止存錢千笑曰以此度歲清且閒矣有方豹侯者舊受蘭畦公恩知君貧以百金餽不受因以書告少畦曰撤揭萬難之時力卻此金老兄亦可謂懸厓勒馬矣少畦以君爲場官無可展布徒博人稱廉吏亦無謂也乃賣田爲君捐輪開原缺以同知侯補去潯美曰民皆執香送輿前後相望而曩時用敵體禮來見之吏亦叩首車下走送八十里而後去君入都引見還及滬少畦亦自湘至滬相見論吏治得六十四則是口書生初見其年冬少畦亦以知縣仕江蘇君初不以少畦出山爲然蓋曩時父書留與弟讀之意也然少畦之才

實已可仕亦不固止之與少畦書封題二弟爲國爲民六字其兄弟相規切異恆情遠矣既至閩奉檄充鹽市釐局委員其地距省遠釐亦極微君訪求積弊裁汰陋規徵收逾額而私用奇窘又水土甚惡從者病有死者君歎曰昌黎之詩不云乎致汝無辜由我罪并前官僮僕死於是者而薤葬之籌經費以祭之嗚呼可謂仁矣既報滿受代還省踰半年得閩安分局之差而忽聞少畦在鎮江大病航海來視止之不可及至已愈而君忽大嘔血十數盃皆滿先是君家居時曾患瘧自首達踵浮腫若瓠齒屢皆絕醫者謝不爲少畦禱於神請以身

稗文六編三

四

代已而果愈少畦謂神允其請預爲死計而亦不死然兄弟兩人自此皆善病矣君嘔血凡十餘日始稍止少畦諷君改官近省君以幸官先人遺愛之邦不忍棄仍至閩閩督邊公寶泉及鹽道余公聯沅皆甚重之命筦泉永官通總局兼理安溪永春永春乃蘭畦公舊治也君喜曰吾得拜永春民建之翁公祠矣然又歐血血止又患瘧少畦每日必禱於神申以身代之請君時劇時瘥力疾至泉州書數語寄少畦曰沿途辛苦果如所料瘥又作矣此絕筆也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寅卒於泉州年三十有七君凡事退讓若不勝任而任事之勇

壯夫不能奪其言訥訥然而他人百思不能易其言性好施與見貧者必賙之或曰彼僞耳君曰皆疑其僞則窮人餓死矣在家時有湘陰令忤上官調辰溪虧帑銀甚鉅君僅與一面聞其語所親曰廉名吾不忍敗有死而已乃質田得二千金又貸於人得二千金代償之方書田券時有奔告者曰辰溪之檄又撤矣少畦目視君君若不聞者書券如故在閩時有同官素不相識卒而無以斂君質衣得洋錢十易錢萬使人與之餘錢數百買水仙花二盆繼而悔曰何不卽以餘錢畀之乎妻徐宜人有賢德生子三長家琦次殤其三卽生於君卒之

稗文六編三

五

前三日少畦曰猶有天理此子必昌名之曰家理女子子四存者一曰佩珍

論曰君爲人惟守蘭畦公遺訓以忠厚樸實四字自勵嘗曰官是身外物名是終身事若有官而無名是求榮而反辱嗚呼以君之志而又濟之以才使天假之年功業當不在蘭畦公下乃未及四十而卒是可悲矣君與少畦兄弟之篤爲當代所罕見余爲君傳兼以塞少畦之悲且願少畦善自愛勿令蘭畦公之後竟無繼者也

傳君江峯傳

君傳岱字應谷其家譜名廣佐應試易今名傅氏浙江

諸暨人所居在邑東南曰梅嶺有谿山之勝因又自號曰江峯昆弟五人君居次父以子眾議異爨屢諫不從分居之後仍與諸弟從其父居後其五弟歿弟婦樓守義不嫁有欲奪其志者君力護持之許以已子爲之嗣事乃解今樓已五十餘且抱孫焉於是咸稱君孝友云咸豐四年以詩賦受知於學使萬藕舫先生入縣學十應省試不售而文名藉藉里黨閒爭延課其子弟愿主許氏黃氏斯氏虞氏徐氏趙氏周氏陳氏皆浙東巨族也其教人爲文論書理文法細入豪芒而君文章敏捷嘗一日成文十篇同人驚爲宿構有二子曰振海曰振

稗文六編三

六

湘晚年每挈之自隨而親教之課程極嚴然又謂之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貴有以讀爲讀者有以不讀爲讀者春秋佳日山水勝處禽魚草木皆文章也釣游風詠皆學問也拘拘書囚奚爲乎梅嶺之下有地曰雙溪君每往釣於是語二子曰不在得魚臨流小坐最足養人性靈耳振海嘗蒐輯邑中先輩遺詩將刻以行之君曰兒志非不高然年少望輕且以古聖賢爲己之學自勵勿亟亟於此二子謹遵其教皆有成立及君歿乃繪梅嶺課子圖徧徵名人題詠志永慕也當粵寇之亂避居鄉間歲饑乏食儒流皆束手待斃君幼貧習知糴事乃

躬耕十畝以自給雖老農謝不如及寇平日 聖主中興吾儕可投耒矣仍歸梅嶺舊居途遇餓夫數輩予以錢分以糧資之使還塗人感歎光緒七年某月日以疾卒於家年五十八娶同邑杜氏讀書通大義助君教子其子嘗言吾父之教嚴而寬吾母之教寬而嚴可知其善教矣子二人振海振湘也往年潘繹琴學使續刻兩浙輶軒錄振海奉君梅嶺遺藁一卷以進學使爲采錄數篇君詩文不自收拾存者無多然有此亦足傳君矣光緒二十三年振海以選拔生貢成均余歎曰梅嶺之風遠乎哉振海肄業誥經精舍師事余請爲君傳因

樸文六編三

七

據其所撰行述撥著於篇

論曰宋永嘉李之彥著東谷所見一卷自稱游歷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教白屋之類亦多是其人乃老塾師也今君以文藝教授生徒歷主諸巨室梅嶺遺稿固宜與東谷所見並傳矣然李之彥不聞有令子而君二子皆賢振海已名動公卿間是又非李之彥所及也 國朝有錢氏夜紡授經圖世稱母教今梅嶺課子圖父教也二子尙無負此圖哉

蔡節婦傳

蔡節婦戴氏德清人父戴田邑諸生也母沈節婦生而

嚴重自始齠至成人不一窺外戶年十四歸於蔡其夫蔡篤慶亦十四歲早喪父母育於祖母故自幼失教無恒業終日情游距躍市廛夕或不歸至十八歲一朝走失偵探無蹤或曰死矣或曰猶在某所然其人則竟絕祖母老而多病家又貧也婦搢搢奉之既歿乃歸依母氏藉女工自活咸豐十年邑陷於賊婦走匿鄉間幸不死亂定而返以祖姑及舅姑皆野厝未葬積緘帶所得具藁裡而掩之終身布衣蔬食葷血不入口時兵火之後暴骨如莽游魂無依魑魅求食婦爲持誦佛家經呪輒有驗自失所天守節垂四十年而終傳者不言卒於

樸文六編三

八

何年亦莫知其年如干也

論曰自古至今稱節婦者夥矣然皆夫死守節者也蔡節婦于歸四載孀居終身而實未得其夫死耗唐李德武妻裴氏以夫徙嶺南宋周渭妻莫氏以夫避地北去皆焚苦獨居時稱節婦然彼二人者其夫皆復歸與完聚婦焚苦殆有過之而夫竟不歸嗚呼是尤可哀矣西圃潘君家傳

君諱遵祁字覺夫別字順之自號西圃潘氏其先自歙遷吳世爲吳著姓君爲榕皋先生之孫理齋先生之子世繫炳然可無述焉道光六年君與弟補之君同入吳

縣學逾二歲以高等補廩額又逾歲爲道光九年榕皋先生年九十重赴 恩榮宴 賜四品卿銜海內歎羨稱盛事焉俄理齋先生卒越明年榕皋先生又卒君承祖命父命與補之君謀捐田千畝請於從父文恭公建立松鱗義莊自始祖唐歙州刺史逢時公以下咸秩祖之族之人昏喪皆有助生子子之餽子能讀予之師不能讀予之業讀而成名獎助尤厚潘氏科名甲吳下由君振興之也宏綱瑣目皆其手定至道光十七年始臻厥成是歲也學使者錢唐龔文恭公以君充拔貢生明年入都居從父文恭公 圓明園 賜第與星齋紱庭

禊文六編三

九

季玉羣從昆弟互相割劇及朝考羣公皆擊節欣賞而以詩末聯見擯詩題爲荷珠君嘗閱日下舊聞考知禁苑有 御題麴院風荷額故於末聯用之而閱卷者或未之知也君初不以悔讀南華爲意南歸道泰安登岱觀日出請舅氏汪鐵樵先生爲繪岱頂看雲圖未幾以拔貢生就職訓導由訓導捐內閣中書二十三年入都供職應京兆試中式二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七年授編修才望既崇門第又盛僉謂跬步公卿矣而君淡於仕進卽有歸隱之志時補之君亦官中書所寓曰涵青閣朱野雲山人鶴年舊居也僻在城南隔絕

塵壒樂其清曠居此銷夏八月卽乞假歸自鐫小印曰四十歸田自此不復出矣姑蘇繁華爲海內最而山水之勝則在郡城西南數十里外君厭城市之喧呶喜山林之幽寂夫人汪氏亦有同志乃於鄧尉築香雪草堂又得宋楊逃禪老人四梅花卷卽於草堂西徧築四梅閣春秋佳日逍遙湖山青鞵布韉望若神仙錢唐戴文節公爲作三圖曰山居圖曰四梅閣圖曰湖山偕隱圖玉堂天上之思久已不置懷抱矣二十九年吳中大水君倡捐以拯災黎親至各鄉稽夫家籍戶口見貧民無力養牛牛羸且死乃糾合同志者於盤門外青陽地設

禊文六編三

十

廠質牛一牛千錢與之質劑而代之芻牧水退仍以千錢來贖不取其息極貧者或量減之凡養牛六百餘頭於是牛皆獲全而來歲農事得無廢又設粥廠以食餓者一日釜中粥盡餬或曰鬼吸之矣君爲文祭之皆笑爲迂然自後粥竟不餬蓋誠之所感也君於是役不遺餘力後君恆有怔忡疾實始此矣咸豐三年粵賊陷金陵吳中戒嚴當事者籌防籌餉無一舉不謀於君君亦樂爲之盡而舊疾又頻發補之君深念之亦乞假南歸君甚喜於屋西闢地數弓築屋數楹種蔬蒔竹署曰西圃西圃之號於此始也集同人作銷寒會得詩百五十

篇吳下自汪堯圃倡興問梅詩社後風騷久絕惟君繼之八年補之君卒君輟吟詠者半載十年蘇城陷避居滬上主藥珠書院講席同治二年克復蘇城君返趨視先塋則理齋先生之墓圯者半矣君故有生曠在彈山之原敬奉而遷焉又迫於形家言越四十日交立春節不可遷矣而大亂之後物力雕斲揭經營幸而集事歎曰此舉不合古禮吾不得已也事詳君所爲遷先塋記當是時江蘇諸大吏咸以善後之事諮訪於君君曰修建文廟其尤要也殿宇旣建而春秋釋菜禮樂闕如爰集郡縣生於明倫堂教之禮容教之樂舞如是五年始復舊觀君又曰豐備倉亦要務也初林文忠公之撫蘇也設豐備倉於撫署出入皆官主之至是乃請於郭中丞柏蔭用朱子官紳共主之議變通舊法度地於元邑正三下圖建倉儲穀其餘錢則貸之質庫而納其息光緒二年江北旱饑民渡江就食詔發蘇州豐備倉穀乃息銀各十之三以備振凡發穀一萬三千石錢一萬四千緡全活無算大吏於收復蘇城時錄君前勞請加獎敘有旨賞翰林院侍讀銜及義倉之建君在咸豐時曾捐田千八百畝亦議追錄之君悉以移獎族姻惟輯義倉全案八卷以存掌故而諗來者他如籌

稊文六編三

土

儲資與經費增加書院膏火整理善堂章程無不殫心力以爲之而主講紫陽書院二十餘年造就尤廣選刻課藝至十有七編諸生中得鼎甲者三人其入玉堂登賢書者蓋不可勝數也烏呼君之功在梓桑何其偉歟君念七世祖以上墓皆在歙命從子鍾瑞歲往致祭又念六世以下未葬者積百二十棺皆爲卜地營葬始建義莊卽修家譜十七寒暑克有成書燬於兵火重加蒐輯又閱四年譜牒告備可謂敬恭祖舊者矣汪夫人於同治四年下世偕隱不終然香雪草堂至今無恙戴文節三圖亦完好如新君賦還山詩有曰天留茅屋老餘

稊文六編三

土

生溯自締造之初在咸豐甲寅之歲享山居之福垂四十年天之福君者至厚矣君工詩善畫見一材一藝稱道勿衰晚年作吳中七老會七老者彭君慰高顧君文彬吳君艾生蔣君德馨吳君嘉椿餘二老則君與從弟季玉也君始多病後讀素問靈樞有得乃益疆固七十八歲重游泮宮有詩紀之光緒十八年六月丁未卒於第年八十有五著有西圃文集五卷詩詞集十五卷題畫詩二卷此外詩賦及衛生要錄節飲集說各如千卷配汪夫人卽湖山偕隱者也君有詩云老妻亦解幽居樂催促移櫳共入山可知其賢矣側室鄭宜人子觀保

以優貢生中式舉人官至河南補用道加按察使銜
賜花翎二品頂戴後君二年卒上達殤康保以舉人官
浙江知縣 賜花翎補缺後以知府用先君卒惠吉殤
敦先優廩生陸先附學生並議敘中書科中書女四人
孫十五人曾孫九人曾孫女四人元孫元孫女各一人
子孫曾元凡四十人亦云盛矣詳載家乘不備書

論曰君之生也榕皋先生讀左傳適至祁奚請老故以
命名然祁大夫老而致仕君四十歸田古今人何必同
乎余與潘氏有世講之誼蓋伯叔行也而又爲丁酉同
年君折行輩而與交嘗以香雪草堂屬爲之記故知君

裸文六編三

三

最詳兩中書君請爲家傳書此以應之君於諸子已仕
者必以嚴刻爲戒未仕者先教以立品嘗述理齋先生
遺訓曰處世以謙和爲主居家以勤儉爲主此名言也
學問淹雅品行純粹宜其獲福於天之厚矣

翰林院侍讀學士絮齋吳君傳

君諱寶恕字子實一字翰文晚年又自號絮齋姓吳氏
江蘇元和人祖廷琛嘉慶七年進士 殿試第一應官
雲南按察使內用四品京堂父思樹道光五年舉人廣
東樂昌縣知縣君幼而力學年十七入縣庠十九補廩
額五試南闈屢薦不售粵賊之亂奉樂昌公轉徙而至

海門仍不廢學同治元年應順天鄉試中式明年南歸
以海門卑溼奉樂昌公遷於滬而樂昌公已病未幾卒
時蘇鄉比年大熟乃倡餉捐之議其章程皆君手定及
居至廬蘇士大夫強之出始終其事得餉百餘萬軍需
及善後事皆辦而諸業戶亦稍有所得亂後藉以生聚
君之力也四年清水潭決民蕩析離居渡江而南就食
於蘇者二萬餘人主其事者君與今湖南巡撫清卿吳
君也君居鄉時其行誼已如此蘇城之復也蘇撫今相
國李公敘君籌餉功奏 賜鵬羽翎旋納貲爲員外郎
分戶部山西司七年應會試中式以二甲第二名進士

裸文六編三

五

改庶吉士君以樂昌公及母徐太夫人皆不及見痛哭
累日十年散館授編修十二年充陝甘正考官光緒元
年大考翰詹名列第一超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廣東
正考官旋拜學政之命廣東富庶爲東南行省冠豪右
之族每望子弟列名庠序以爲光榮俗尙相沿雖仕宦
世家亦挾其勢力百計營求而浮浪姦人又借闡中姓
氏爲博塞之具得失既重情僞益滋甲名乙應張卷李
作縛蟹扛鷄名目詭異君點閱名冊審察年貌試卷踰
萬躬自衡校有某教官冒名入場按治如律童生覆試
與正場不符除名改補雖遇貴游不少徇顧於是士林

悅服而不逞者嘖有煩言矣二年 命仍留學政之任君守法愈嚴而憾者亦愈甚適某臺諫之弟以覆試被黜某卽撻拾不根之事別款參劾時君已將報滿矣有

旨下廣東督撫察覈廣督劉公坤一素重君將力白其誣俄調兩江而去後人重違言者意姑坐君按試嘉應州時不應往拜其父私祠下部議降三級初樂昌公之仕廣東也曾攝嘉應州有惠政旣歿而民私祠之及君至士民皆喜請君謁祠君辭之不可屏騶從往拜焉嗟乎以是坐君則他無可坐可知矣君旣歸益務爲善親族以緩急告必應他省有水旱之災必助之振胥門

稊文六編三

五

外有林文忠所建牛王廟收養老病耕牛亂後堂廢牛老則屠君與顧子山觀察謀釀金重建之蓋樂善不倦仍如前居鄉時也光緒十六年四月甲子以疾卒於里第年五十有九娶謝氏封夫人子曾瀛光緒八年舉人先卒曾濤浙江候補知縣曾沂廩貢生曾湛出爲弟後尙幼女子子三所適曰王祖錫曰葉基琳曰王祖詢孫二傳震傳恆

論曰君以文字受知由編修超遷學士自以 君恩深厚不避勞怨力圖報稱孰知竟以此一蹶不振也悲夫然余聞君同鄉潘文恭公以請終養降調當時以爲雖

左遷實繁遇也君之降調坐拜父祠傳之青史亦一美談矣歸臥鄉山身名俱泰子若孫亦皆克紹其家君又何憾乎

賀君妻樊夫人傳

賀君妻樊夫人爲故河南太守玉農樊君之女樊君有女子子三其次女爲余長子紹萊婦其三女卽夫人也幼穎悟讀書通大義事父母以孝聞處兄弟間皆極友愛其處室時三黨已稱賢女矣年二十三歸賀君賀君名良樾字仲愚雲甫尙書次子也夫人來歸尙書猶官京師夫人事君舅君姑曲盡婦職與妯娌同居無閒言

稊文六編三

六

越數年玉農君卒於孟縣夫人恐傷舅姑心入室則泣血無聲出則承歡笑問寒燠仍如平日久而尙書覺之謂其姑但夫人曰吾婦誠孝矣茹痛於中而不見於顏色爲吾兩人故也然夫人隱痛彌甚時適懷妊血氣大虧墮焉其年但夫人又病時兄公官江西妯娌從之惟夫人侍側每至達旦不歸私室雖隆冬嚴寒徹骨勿顧也又私禱於神求減己算以益姑然但夫人竟不起夫人哭之慟量絕者再嗣後仍事尙書於京師尙書以內政委之家事悉治光緒六年尙書解組南歸就養江西而仲愚亦以知府筮仕於浙時余寓蘇州歲必再至杭

大兒婦輒從之與夫人敘兄弟之歡甚樂也夫人達於事理仲愚或以疑難事諮之罔勿決十七年尙書卒於其長君長蘆鹽運使署赴告至浙仲愚方鷄斯徒跣而夫人目直視若無聞者俄而色變仆地久之始得扶之起又久之始哭出聲蓋夫人性至孝又事尙書日久故其哀痛一至此也夫人故有喘疾自此遂委頓牀第間時劇時瘥竟以不起仲愚旣免喪仍官浙二十一年樵鹽於江西廣信府夫人不能從然每有使者至必強出見之曰歸告主人我無恙勿以內顧憂廢公家事也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日加申卒於杭寓之正寢年五十

稊文六編三

七

有四以仲愚加有鹽運使銜故得加二級封夫人無子女子子一日榮寶歸歐陽氏恆至余湖樓山館省其從母余亦見之賢女子也具事實請余爲其母作家傳余謂漢郭輔之女爲其父立碑今夫人之女能爲母作行述亦金石例中罕見者也尙書公與余爲同年生而余家又與樊氏有連棗栗脯脩饋問無虛日夫人之賢固余所稔知也又重以賢女之請其忍違諸爲之傳繫以贊其詞曰

有齋季女來嬪高門禮儀娉娉言笑溫溫敬事尊章靡間晨昏相夫以恪御下以溫靈蹤雖遠淑範長存永示

凱式留貽後昆

江君嚴恭人合傳

江君諱文鳳字補崧別字聽濤江蘇長洲縣人乾隆中有諱雲者以孝子旌則君之六世祖也自高祖以下皆有聲庠序聞君生九歲而能文入縣學後啣文毅公林文忠公皆深賞之所與游者如吳公鍾駿董公國華吳公嘉淦潘公曾沂陳公奐皆同郡知名士也屢應鄉試不售自三十六歲後卽絕意科名潛心實學一以程朱爲宗然晚歲亦頗喜禪學與潘公曾沂討論會一歸三之旨喜而不寐生平恆爲人排難解紛成人之善親串

稊文六編三

夫

中有兄弟爭產成訟者君微言諷之卽爲罷訟捐其所爭歸於義莊鄰有積欠租穀謀鬻婦以償者君以門人所饒束脩悉付之事遂解然是年幾無以卒歲或誚之曰子其從井殺入乎君不顧也里有育嬰恤廢放生惜字諸善舉君爲之倡則人皆樂從由人信其無私也道光季年吳中大水君建議開河道數處使水有所歸又勸民補種襍糧人皆賴之粵寇起金陵陷君曰大亂避鄉古語也以用里爲唐賢陸魯望故居樂其風土移家居之無何有蜀僧來與談內典甚洽僧期六年後再見咸豐十年蘇城亦陷賊蹤四出君招集鄉兵與戰

六月朔賊大至遂死於難有人匿草中見一僧負其遺骸至里東海藏寺遂得成斂竟不知僧爲誰而距蜀僧之約適符六年之數然蜀僧亦竟不知何名也年六十有六生丈夫子四湜浚浩澄皆能詩文仕亦有聲妻嚴自有傳

嚴恭人者江君聽濤之妻也諱德涵字湘琴江蘇元和縣用直里人年十三已能佐其母治家政及歸江氏江故有中人產至是益落會將遣嫁兩小姑恭人悉出己奩中物舁之不少各且不使舅姑知人尤以爲難江君好施與恭人輒贊成之四十餘年中佐江君主中饋仰

稗文六編卷三

亢

事俯有心力俱瘁粵賊陷金陵江君欲遷居甬里謀於恭人恭人笑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未有城飢而鄉不亂者也然爲子孫耕讀計則居鄉自勝於居城於是遷居之議遂決是時向提督之軍駐金陵城外江南倚以爲重吳中人士多投其軍中者有馬陳二子以書招恭人長子湜湜欲往恭人曰汝以書生談兵庸有濟乎湜乃止已而爲貧故以末秩仕於浙恭人誡之曰勿附權勢勿戀名位勿避患而趨利文人巧宦自古恥之願汝勿蹈此習湜仕浙有聲恭人之教也厥後向軍潰蘇城陷馬陳二子均死難益歎恭人所見遠矣蘇城旣陷恭人

曰吾前言之矣城與鄉同一亂吾不免矣率其女佩茶同赴水死時五月壬子也先江君殉難十一日年六十四恭人之事舅姑如事父母其事夫順而敬其教二子寬而能嚴其處眾以和其御下也明而恕能詞章不輕爲之無知其工詩者嘗讀湜詩歎曰詩已成家矣然無溫柔敦厚之音此子其不合於世乎又精於醫蓋其父固名醫也然亦不輕爲人處方有親串就之診脈退而語人曰秋後死矣果如其言季子澄爲余言之蓋恭人之德之才均不可及也澄官知縣加級請封故江君與恭人俱得四品封

稗文六編三

手

論曰當江浙之陷於賊也死寇難者不啻億萬計有以忠義旌者亦有淹沒不著者然如江君篤行君子恭人女而有士行雖非死難亦足爲賢矣矧江君慷慨就死恭人從容赴義尤卓卓可傳乎余因湜之請爲紀大畧附其家乘江孝子之後繼以忠烈是足爲江氏之光矣少畦翁君傳

故福建鹽法道署按察使蘭畦翁公有賢子二曰傳煦字少蘭曰傳照字少畦前年冬少蘭卒少畦請於余爲之傳今年春少畦又卒莫爲之請矣其妻徐孺人賢婦也命其夫兄之子家琦登吾門而請焉余旣傳少蘭安

得不傳少畦雖然傳少畦難蓋少蘭之卒也少畦所具事實甚詳故余得據而爲傳今少畦之卒余何從得其詳歟然余識少畦有年又辱居吾門下雖不知其詳固知其畧少畦自幼有大志少蘭期望其弟者甚切凡蘭畦公所遺書籍必謹藏之曰留以待吾弟讀也然蘭畦公故廉吏歿無遺貲弟兄以貧故先後出仕少蘭先以鹺尹官福建而少畦亦以知縣來江蘇入都引見名重公卿閒翁叔平尙書甚器之曰吾以族子目子失子矣徐壽蘅侍郎與有連亦深歎其才及至江蘇卽以侍郎書求見於余并出所著書生初見一書相質所言皆通

稗文六編三

三

達事理雖老於吏事者不能及余爲序而行之決其異曰必爲吳中一循吏未幾充洋務局委員是局設於巡撫署時撫蘇者爲樂峯中丞奎俊朝暮相見乃大賞之會倭事起天下騷然君發憤輯古兵家言二百三十則自爲說一萬四千言曰醫時六言一曰將二曰兵三曰備四曰戰五曰奇六曰守或借古以喻今或援今以證古一時如李鑑堂譚敬甫兩中丞及安曉峯侍御皆以爲切實有用之書少畦憂時感事一發之於詩如悲威海悲旅順悲澎湖聞天津戒嚴聞京師戒嚴聞再議和聞和議成諸作皆激昂慷慨誦之使人於邑樂峰中丞

曰少畦以一縣令而憂國憂民如此誠哉愚不可及矣愈重之命筦鎮江上游釐局時總理釐稅者爲朱竹石觀察而繼樂峯中丞撫蘇者趙展如侍郎也觀察明敏雖秋豪不能欺趙公御屬吏亦極嚴切然於少畦所上公事皆無間言依期奉校有贏無絀所居在儀徵縣之泗源溝少畦樂其風景賦上游三十詠爲種柳百十株以固江岸勸儀徵令朱君於文文山祠旁設文山書院以實學課士嘗發地得石有孤墓二字立石以記之又以餘晷修葺家乘荒江老屋中甚自得也少畦在家時曾以兄病禱神請代少蘭愈而少畦亦無恙然自此兄弟皆善病上游地卑溼居久之得疾甚劇少蘭在閩來視之未幾亦病旋閩遂卒語詳少蘭傳少畦得信與余書請爲傳語意襍亂字亦劣不成行余歎曰少畦危矣其秋辭余回湖南卜葬其兄年盡不歸余以爲猶在楚也今年正月問之其寓乃知其歸也市月矣途中卽得心疾狂易失度嗚呼斯人也而有斯疾歟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壬辰卒於蘇寓年三十四少畦雖嘗主權會身後無百金之儲廉吏之子又爲廉吏宜其窮矣生有一子曰家銳一女曰鎔遺腹又生子一曰家鎔少蘭之卒也亦然何弟兄相似之甚也所著書惟書生初見醫時

稗文六編三

三

六言皆行於時此外遺稿甚多大半皆與人書札又有書數篇曰三生篇曰無心篇曰閒居篇曰泣血篇曰思過篇曰奇遇篇曰知己篇曰益友篇曰其命篇曰同心篇惟其命篇爲兄少蘭作同心篇爲妻徐孺人作皆已寫定餘皆不可讀余惜少畦之才而不壽又哀徐孺人之請因爲之傳冀有見於沒世若其家世則已詳余所撰蘭畦公傳傳少蘭已不書傳少畦更不必書

論曰孝弟爲仁之本而晚近以來孝子十不得一弟弟百不得一如少畦者其孝而兼弟者歟事父事兄人無聞言余甚喜其天性之篤而其才氣又自過人若稍假

禠文六編三

三

以年必有以表見於世方今時事多艱人才難得少蘭昆仲皆才而早世嗚呼豈獨翁氏之不幸歟

胡君妻徐孺人傳

徐孺人名學衛字漪娟小名瑛浙江會稽人父樂善江蘇候補知州孺人三歲而孤然在襁褓中其父恆抱之而行於室及長猶識之并其父之容猶能彷彿焉自幼明禮義有才識性耿介志高亢與恆情異嘗侍其母疾不解衣而息者月餘鷄初鳴露禱於庭請以身代七日而母竟愈兄弟間或有違言孺人勸譬之立解故在室時已有賢名胡君筱樓母臧孺人聞其賢固請而委禽

焉時孺人年已十有六母張安人豫爲治匳僅備裝遣無何而其次姊甫許嫁卽來娶母以未辦辭孺人請於母盡舉所備者與之及孺人嫁簪珥裙襦倉卒不具孺人無愠色年二十八歸於胡時胡氏寓蘇胡君至越爲贅壻市月將以孺人歸張安人苦留之孺人亦依戀其母然竟從胡君歸曰旣嫁從夫吾不敢私也旣歸舅姑甚重之稱曰賢婦侍姑疾如侍母疾與胡君極相得有过則微諫之有恚怒則婉解之胡君外出而歸所作事無鉅細必以告無稍隱胡君恃生徒修脯以贍其家孺人以鍼黹佐之自黎明至午夜手不停鍼無怨言惟望

禠文六編三

三

胡君成名甚切鄉試之歲必勸之往脫釵鈿供資斧報罷而歸相對淒然然亦不以咎其夫慰之曰是有命也家雖貧不輕干人其舅氏頗富於貲不往也舅氏則頻使人招之曰使吾家婦女稍薰其德耳長兄潤芝宦游粵西次兄奉其母往孺人阻之曰吾兄薄宦不足言祿養母往奚爲次兄不可母往而孺人遂與母永隔矣至死猶以爲憾其父之柩久而不葬潤芝寄貲託胡君治窆窆之事孺人方有身與胡君偕任其事經營於風霜草莽中浹旬始畢胡君旋以客授吳門與孺人俱來節縮衣食不賃用僕婢井曰親之爲胡君手製衣履寒夜

刀尺十指皆戰自奉極嗇而祭祀必豐潔先世憫忌從不憶忘爲其母斷葷血三載以報劬勞每逢父憂母難之日終朝素食此外不佞佛不信鬼神祇祥之說卓然有士大夫之見在紹時族中某甲盜祭田質錢爲某乙所持胡君適在江西田則與乙共者也甲語乙曰與徐孺人俱來吾償若錢孺人偵知甲窮窘無生路矣乃曰同是族人彼急我方當濟之豈宜乘其急而擠之堅謝不往在蘇時有舊僕踵門求食且乞寄一宿明晨以洋錢數枚錢數百呈孺人曰小人懷此懼爲身累暫存主母處不日來取也孺人固卻之不得乃使封識而去此

襍文六編三

五

僕竟不來歷數歲封識如故孺人偶一觸之瞿然曰此中得母有不義之物乎汚吾手矣亟滌之前一事仁也後一事義也仁且義賢乎哉方十歲時於兄所持便面見七言詩兩章兄曰汝一見能記乎曰能卽背誦無遺喜讀左傳國語及杜詩偶製短章斐然可誦棋與畫雖不工皆能之偶聞琴聲能辨其雅俗蓋賢而才者也終以貧故操勞過甚遂成痼疾又不肯服藥浸至不起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戊申卒於蘇寓年四十子三人瀚衡翔友一人雯

論曰余識筱樓久其人君子也及筱樓移家來吳與余

寓連牆始知筱樓賢孺人亦賢筱樓言孺人無戲言無苟笑不諂富貴不驕貧賤能料事於數年之後能知人於一面之初權勢不能屈讒佞不能惑余兒婦輩皆與孺人交問之其言果信嗚呼雖古賢媛何以加茲

徐烈婦傳

徐烈婦名秀華仁和人高氏其父岡以知縣官福建烈婦幼慧讀書通大義能爲詩稍長佐其母治家家事治父母奇愛之難其壻會稽諸生徐煌字煥卿長於會計挾其術游於閩佐州縣治財賦一時稱其才岡乃以烈婦婦之甚相得婦以姑在家不獲奉侍與其夫謀使人

襍文六編三

五

至越迎之母戀家不往命其幼子往遂同居福州居無何煌中暑得危疾醫謝不治婦刲臂肉羹以進竟無效煌卒婦哭之似不甚哀治斂具竟謂夫弟曰若持足喪歸好慰老母無使過悲嫂不能偕返矣夫弟訝其言猶疑其將歸母氏也次日遲明婦戒僕媼治饌朝奠媼甫入厨間有仆於地者趨視之則婦也扶之起婦曰我誓從夫去勿救我俄而遂卒蓋仰藥已久矣時爲光緒二十二年六月辛未距其夫死止四時許耳年二十八夫弟奉其兄嫂之喪歸葬會稽之樊山其父岡方官永春州不及見也婦性抗爽當倭亂時嘗有書上其父言時

事至此兒雖女子中宵歎詔悲憤填膺味其言有烈丈夫風宜其克成大節矣歸於徐三載無子然煌有兄一弟五不患其無後也

贊曰三年牌合一旦偕亡夫骨未冷婦體已僵遺言婉委素志激昂人倫之變名教之光雖非庸行義烈孔彰流芳彤史垂示姬姜

霽嵐李君傳

君諱光祐字賴先一字霽嵐李氏其先湖北麻城人自明初還蜀遂爲四川今江人曾祖文芳祖稅咸有隱德並詳家傳父仕仲幼孤廢學然好讀書嘗謂諸子曰吾

稗文六編三

毛

無他嗜好惟喜聽讀書聲耳君承父志勸勉於學以家鮮藏書購求甚富讀江西所刻十三經以多訛字手自讎校他書亦然又手錄五經正文擇漢唐以來諸家之說有契於心者寫列上方字小於粟而點畫分明無一筆苟簡其爲文以江右諸大家爲宗原本經史不務爲禮縛書院月課每居高等而試於有司輒不利一歲將赴縣試有暮夜來見者言縣令甚知君如一往見必哀然首列矣君怫然曰是何言與客視我爲何如人且此言可聞於吾父乎客休矣君屢試竟無所得父謂之曰吾欲汝曹讀書豈爲科第哉君嗣是遂絕意進取事父

甚謹行庭戶聞不敢有步履聲以父性急有所命不敢宿母陳淑人嘗得危疾君徹夜跪庭中請以身代翼日竟不藥而愈淑人曰吾昏瞶中無所知惟聞三兒爲吾請命耳咸豐五年陳淑人卒殯於龍德山於殯所結草廬寢處其中明年旣大葬徙廬於墓旁地距家里許每日必歸問父起居侍盥洗朝饗夕煖亦必侍父將寢又還侍一日夜往返數四不以爲勞逾年父卒奉父之喪與母合葬廬如故然自是恆數月不反其家廬居首尾六年麻衣草屨終朝跼伏思父母生前飲食寢興之節屆時環走墓域口喃喃問寒燠問甘旨皆如生時繼以哀號聲聞里許聞者莫不懷惻其朝暮哭則有定時附近居人至聽以爲作息之候咸歎曰孝子孝子雖竊賊亦相戒無犯孝子家咸豐九年滇寇李永和走川中圍敘州踞牛腹渡距合江甚近居民大聳君與從弟光澈創辦團練而其女婿徐紫麟亦預其事於高洞九層崖諸隘口皆設防焉賊至輒卻之鄉里賴以安堵十一年賊大至驟撲白沙鎮君適與長子超元以事在鎮聞警挈超元與眾由叢竹中走北塞山眾皆惶駭顛仆君曰無怯也賊方掠於市能遽及此乎已而徐紫麟率其眾至君使分路援婦孺之蹂躪不能登者眾旣畢登君曰

稗文六編三

毛